

许宏泉 / 著

黄山书社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叁集

guan ling feng sao san bai nian
jin san bai nian xue re han mo

管頌風骚三百年



筆墨頌風騷三百年

許宏泉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叁集

guan ling feng sao san bai nian
jin san bai nian xue re han mo

许宏泉 /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叁集 / 许宏泉编著. — 合肥：
黄山书社，2009. 11

ISBN 978 - 7 - 5461 - 0555 - 0

I. 管… II. 许… III. 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J292.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2894 号

书 名：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叁集

著 名：许宏泉

责任编辑：余 玲

封面题签：黄 裳

装帧设计：一瓢设计

出 版：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230071)

发 行：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 / 16

印 张：15.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定 价：50.00 元

自叙

一

前两集，能够在出版后几个月就加印，无疑给我写作第三集添加了几分动力。可能还是与现在人们对文人书法的兴趣有关吧！书甫出版，即于南京有一次小众的“雅集”，记者们要我讲讲收藏的故事，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来。记者们无奈，便问我有没有鲁迅的信？我说没有。又问，一封信多少钱？我说：总是要50万吧！后来，这便成了故事。当天的报上豁然标题：一封鲁迅的信价值五十万。朋友们见了，都说，鲁迅的字你是捡不到漏了。一封鲁迅的信值不值50万？我无法给它定个准价，但我想一定会有人要的。对于爱好者或收藏者而言，总是喜欢掠奇的。不过说真的，50万买一封鲁迅的信，我还是下不了手的。我可能会将50万分而花之，寻找更多的乐趣去的。

凭心而论，我的薄藏是不足以称之为“收藏家”的。非止财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那些大藏家们的胆魄、眼光和机遇，如今已不可梦见。虽然今日拍场不乏豪客，一件《石渠宝笈》著录明画甩手就是几千万。

我对每一件喜爱的作品是极其谨慎

的，我并不在意质地或品相如何，更在意书法的趣味和内容。我更不在意名头之大与小，倒是更关注那些湮灭不显的“边缘人物”，寻绎那些平凡却感人的旧事。或许这只是一个读书人的嗜好，谈不上“收藏”，更不敢侈求做一个收藏家之类。说到收藏家，想起老子所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恐怕是每位收藏爱好者所烦恼并值得深思的。昔日天籁阁、雕桥庄、过云楼等的藏品大多星散，或遭战火一炬，只留著录。烟云过眼，对于每一个收藏者来说不过是暂时的保管罢了。

二

三月二十八日，又在安徽大学的逸夫图书馆做了一场小型讲座，题目叫做《墨香里的旧时文人》，透过旧时文人的墨迹去寻绎、想象当年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心性、情趣，无疑是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样的研究是愉快而轻松的。

谢泳说得好，“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专业是

有硬性要求的，常常很苦；业余是轻松的，所以快乐。”（《靠不住的历史》）以一种愉悦的态度去作学问，我极赞赏董桥先生，他可以，“读刚主的文字确有久阴天气乍露一抹夕阳之欣慰，几乎跟善本室里翻读明清稗乘一样惬意了”；（《故事》）更可以，“玩一件乾隆年间的文物，顿时年轻了两三百岁”。（《古艳说》）这是何等淡定的读书佳境何其超然的收藏心态。我努力使我的文字在一种愉悦轻松的状态中流溢而出，却又往往不能自己。我忧郁，会陷落俗套而缺少生机的情境之中，这种形态往往像幽灵一般以伪古典主义的气息飘忽在当下贫脊的文化原野上，却有着特让人不可拒绝的魔力，在当下极其流行，我十分地警觉。

六月，江南梅子黄时，金晓霞女士约我携部分与浙江有关的学人书法在西子湖畔的唐云艺术馆举办展览，题目也叫《墨香里的旧时文人》，其间与学者陈子善、同好王金声、马世晓、何加林、张铁林、汪涵作了相关对话并有几次“记者发布会”。

子善先生有很多很学术的发言：

许先生的《管领风骚三百年》，跨

度三百年之间。20世纪一百年就去掉了，这个时段应该说不能算短了，而且这个时段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处于一个大的变动时代，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就是千年之巨变，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人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行为，跟这个时代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体现，通过他们的著作、行为，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以前往往忽略了或者重视不够的，便是通过他们的书法来表现。因为以前的书法往往认为乃是专门的书法家的事，靠书法谋生的。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文人，他们书法实际上是表达他的心性的。

所以，许先生出这两本书，办这么一个展览，我想他的目的还是试图追寻文人书法其中的蕴含。这个很重要，因为文人书法很丰富，我们看他们写的对联，那些句子，他们为什么用这个句子，古人的诗句那么多，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句子，就是借古人来说自己的话，或者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个成为一个文化系统，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在这个大的文化系统里面，因为我

们知道20世纪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面，这些文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往往是被忽略了，往往认为封建思想的东西，是被社会所不认可，或者是要抛弃的东西。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文化精神、价值，又被重新认识。

读了他们的字，就好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不可能回到他们的年代，这就是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时光倒流，通过这样的通道跟前人来交流，古人的精神，古人的气韵、神态，可以通过这个通道来感受。因为许先生他自己是画画写字的，有一个心灵的契合。当然了，通道还可以通过他们的著作，他现在就把两个通道贯通起来，第一个通道先收藏，进一步通过为读他的著作寻找一个理由，我们倒过来也可以说，读他的著作以后，去收集他的墨迹寻找一个理由。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通的。

这是一个收藏家多年心血的结晶，历史的碎片，被他像拼图一样拼起来了，这个拼图带有他个人的喜爱，而且会产生新的效果。

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历史新的解读，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来看，一幅小小的手迹，一个纸片，实际上这个里面天地很大。因为你把它挂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原来是用这样的面貌呈现出来的。

我看了许先生的收藏有几个感觉，一个就是他对乡贤的文献、遗墨情有独钟，这是一种追求……

铁林兄曾经“包圆”买下吴省庵、钱镜塘旧藏的一批信札，比起我的“海滩拾贝”相对痛快许多。汪涵对记者们

大谈收藏的快乐，在他众多的趣好中，在我看来，还是文人书法最有意义。金声兄致力近现代新文学作家手迹收藏，数量可观，恐怕一时无人可以媲美。

三

拙著出版后，蒙多方学者、朋友的厚爱，纷纷撰文推介，这些文章都相继发表于报刊及网络，不妨摘录如下：

他出入文史，精通书画，自己办杂志，自己当编辑。他没有所谓的“专业”方向，也不必撰写那种发表于“核心期刊”的、仅仅用于评职称的、注释比正文分量还多的“学术论文”。作为小说家，他的《乡事十记》出手不凡，有古代笔记闲淡疏阔之意境，又有对现实生活悲苦的悲悯与反省，远非矫情造作的贾平凹所能比拟；作为散文家，他的散文集《燕山白话》、《醉眼优孟》等，有个性，有见识，随兴所至，意趣盎然；作为画家，他笔下的山水画将皖南的自然与人文风貌淋漓于水墨之间，可见他虽然旅居京城，心中所牵挂的还是那片故土。

许宏泉在几年前主办《边缘艺术》杂志的时候，便对当代“书坛”发出了“皇帝的新衣”式的呐喊。正如韩寒对“文坛”的深恶痛绝，许宏泉对这个被权力和金钱所左右的“鳄鱼潭”也匆匆掩鼻而过。而他选择对近代学人墨迹的收藏、整理和研究，也正是基于对当下恶劣的文化环境的反思。在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当中，在那些仍然鲜活的身影之间，在一页页

定格了生命激情的文字之中，他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密码呢？（余杰）

许宏泉慧眼识珠，专收学人书法，视同圭璧，珍藏宝爱，这位志在丹青且向有文名的藏家还列出一通名录，其中不乏学界鸿儒，亦有书坛名宿，虽未立下宏愿势必收归囊中，却也一直矻矻以求获猎甚丰。

作者对于文化的保护和留存，念兹在兹。对于心存敬意的学人书家，常希望可以寻访到故居，瞻仰一番，怀旧一场。

书味养心存赤气，学人翰墨，片楮可珍，这番寻访、收藏和品评也是作者的文心雅意了。（李海燕）

许宏泉先生的搜罗自明清以来，没有框框，不受拘束，诸如梅曾亮、樊增祥、易顺鼎、袁寒云、黄秋岳、周作人，甚至胡兰成的笔墨，他都搜罗把玩，仔细体味，其间的感受似乎要远远高于坊间所谓的貌似正确在大而无当的浮泛之词。

令人敬佩的则是，这些他所提及的文人翰墨，都不仅仅是据为己有奇货在手的沾沾自喜，而是或齐鲁，或江浙，或湘赣，或南粤云贵，但更多的是皖南山水之间的流连忘返，寻踪探访，这些奔走在大地上的行色匆匆惨淡经营，都是以文人翰墨为经纬，旁涉其生平事迹掌故轶闻，不求其全，贵在直抒胸臆，要言不烦，而身在其中，古今结合，又让人感到清新自然，身临其境，远非简单的旅游文字，可相提并论。有意思的是，许多知名度不是很高，也就是名头不大的文人雅士，因为许宏

泉的钩沉访求，得以浮出水面，重现人间，许宏泉的工作，实际上要比田家英先生的小莽苍苍斋的收藏又更加深入和拓展了。（雷雨）

古代被尊为“书法家”的，几乎全是文人学士，在学术史或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书法与书写的分途，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因铅笔和自来水笔的便利，中国人逐渐远离毛笔，而“书法家”纯以书法扬名立身，主要还是在近半个世纪。即便如此，文人学者的信笔挥毫，其价值仍高于书法家的作品。书法贵有书卷气，今天仍是公认的标准。

许先生撰写的介绍文字，也不囿于书法品赏，而是“以其书法为切入点，走近学人精神世界”，在充分阐发作品所包含文化信息的基础上，“更求关注其性情、文心、学术思想，解读‘文人书法’之真趣”。这也使读者对作品的了解和理解，更趋深化。这样的学术取向，必得付出更多的心血。著者说他的撰著过程，是“对近三百年学苑的一次徜徉”，不得不阅读大量文献，对“旧学”进行补课，确非虚言。（薛冰）

由字及人，书中颇多文人风雅轶闻、行迹掌故。有从书者字迹发散开来说的，有源于文献考证的，亦不乏出自宏泉先生平日所闻或所见未刊文献。（江少莉）

宏泉先生这两部作品，写得很学术，同时这学术又是与艺术水乳交融于一体，书中谈各位文人及其书法的文字可以单独成文，每一篇文章都操控自

如，笔下有考证，有自家所下判断，又穿插着寻觅古人墨迹的小情节，在波光潋滟间闪烁着明清以降文人们的风雅，这些前人的风雅里又无形间折射出文章作者自己的儒风雅韵。可贵的是，这一路风雅写来，却能自然而健康，较少凭临哀惋的成分，更绝无遗老之气，这般韵味致实在难得。

从宏泉先生书中所叙述的搜求墨宝和寻按前人遗踪的情节，可知拍卖行和民间是他常去寻古觅芳的所在，在这样用尽心力和脚力的过程里，他目光所向，多是那些被画商和藏家冷漠的学人翰墨。每得一纸前代学人的书法，便搜集阅读其著作，继而驰笔，叙其学行，究其思想，正是这一番做研究的工夫赋予《管领风骚三百年》两书以大分量的学术成分。（王谦）

认识老许很早，十几年前，那时他写字、画画，满身带着黄山的烟云。

后来，我渐渐知道他有很广的交游圈子，办杂志得罪了不少人，也交了不少的朋友，然后喜欢唱昆曲、京剧，喜欢到各处去访历史文化名人的踪迹，喜欢收罗旧文化人的信札墨迹。而且，他有信仰，这信仰与文化态度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信仰里有诚挚的爱心，可以评判历史人物和今人的得失，融会贯通之际，作者和书里面的人物以及读者也不禁心有灵犀起来。

我和宏泉现在都住在北京，但这一个不仅已经没有了陈宝琛、李慈铭的北京，同时也是没有了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甚至周作人的北京。所以他总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踪影，而我只在书斋

中流连忘返了——所以我辈生而今又以文章为业，前辈的风流真成梦寐。

在他的笔下，不论是龚鼎孳、查士标、钱泳，还是郑孝胥、陈曾寿、梁鼎芬，令他念念不忘的，也是书里面所凝聚着的，那些人在时光中留下的轨迹，这轨迹，有可歌，有可泣者，亦有足令惋惜者也。于是，老许把最美好的文字和无尽的怀想，留给了历史上的名士，这些墨迹启示他一起穿越了岁月。读者有幸，借了老许的文章，从这沉郁的岁月中撷取到少许馨香之意，便是有缘了。

有趣的是，宏泉至今保持着并以“农民”的身份出现在“文化界”，但他身上却是一种传统中国文人所陶养出来的意趣。这些意趣几乎被城里的摩天大楼挤压没了，也掠夺去了，可他还留着一块照见古道颜色的心田。我几乎每天都站在自己的书房前看着夕阳沉去，仿佛在这个没有文化的时代，油然而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刘墨）

由于许先生是有个性的书法行家，加之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又属性情的文化人，同时不乏精锐的观点和独特的批判意识，以及好玩的心态，《管领风骚三百年》读起来，就显得情趣盎然又不失厚重。（西娃）

宏泉收藏品鉴文人墨迹，不单单看墨迹本身的间架结构、笔势走姿，他深入到三百年来文人的心中，从中搜剔出中国读书人的文人心灵，其士子之心所历经的考验与张扬、磨难与畏缩。由于他本身具备的学术修养深厚，因此一触

碰那些隐藏在文人墨迹中的文化信息，即能激活许多沉睡的旧信息，新旧交错，穿插对比，许多东西就呈现出颇有意味的新貌。

历来收藏与品鉴同步，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收藏家是很少的了。许宏泉的收藏，是一个当代学人冷清而平和地在三百年学苑中的徜徉，领略前人的风骚。读这两本关于收藏又不仅仅是收藏的书，既是一种绝不仅有的收藏辞典，又是窥探前贤风骚的心灵之旅，徜徉在这样的文字中，捕捉作者流露出的丰富畅溢、敏感犀利与不伪情的人格（章诒和语）。（许石林）

对于许先生，我们首先要给他的“身份”有个定位——他是个集书画家、作家、评论家、收藏家于一身的很富有典型传统色彩的文化人。他是一个具有独特视角和思想的“文化人”。他的影响，更多地在于他的有着深厚文化修养和独立思考方式的艺术观念。

始终真挚地关注社会和人生，坚守着真正的艺术家的尊严与良知，使他成为一个具有精神贡献的“守望者”。许宏泉特立独行，观点新颖，也饱受争议，陈丹青称许他“具有文化独行侠的江湖气”。

有了这个身份，才可能有《管领风骚三百年》这套书。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对文化充满着深切而别致地关怀。并且，这种文化关怀是他从事一切艺术活动的原点。在当代，多数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文化的情怀了，但令我们欣慰的是，还有一批象许宏泉先生这样的人葆持着文化操守，而许宏泉先生又是其中

的佼佼者。他写了许许多多的书，每本书，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套书的写作正是许宏泉先生的文化情结的流露。（王俊）

友人的文字，难免有溢美之嫌；摘录于此，似亦难免有王婆卖弄之嫌。不过，鲁迅先生亦曾撰“出版广告”，为书局新版图书作推广，对于作者来说，总是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读者来关注自己的著作，我也不必在意于此借朋友们的美辞来作一回“广而告之”，更将其作为努力达至的美好愿望吧！

四

按旧例仍将续集初选人物预告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吴 历	黄 钺	毛 怀	顾 莼
许 瀚	高爽泉	李鸿裔	袁 昶
侯 度	鲍源深	潘祖荫	缪荃孙
鲍 康	邓邦述	冯桂芬	费念慈
陆绍曾	陈曾寿	李文田	陈寅恪
黄 节	李宣龚	董作宾	朱东润
王揖唐	汪兆铭	吴 宓	叶昌炽
陈宝琛	徐丹甫	龚心钊	陈 诗
金蓉镜	王蘧常		

最后，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朋友及黄山书社。

己丑秋九月北京初雪

目 录

- | | | | |
|-----|-----|-----|------|
| 吴盛藻 | /1 | 吴 修 | /83 |
| 龚鼎孳 | /12 | 王引之 | /87 |
| 查士标 | /27 | 郭 麀 | /93 |
| 笄重光 | /35 | 张廷济 | /100 |
| 汪士鋐 | /40 | 吴荣光 | /107 |
| 沈德潜 | /44 | 郑 珍 | /113 |
| 曹文植 | /52 | 曾国藩 | /119 |
| 吴锡麒 | /58 | 彭玉麀 | /124 |
| 王芑孙 | /63 | 端木埰 | /132 |
| 钱 泳 | /69 | 张鸣珂 | /137 |
| 鲍桂星 | /77 | 冯 煦 | /142 |

王懿荣 /147

黄士陵 /155

盛 昱 /161

严 复 /166

郑文焯 /172

陈 衍 /178

朱孝臧 /183

梁鼎芬 /189

郑孝胥 /195

叶德辉 /200

柳亚子 /206

郑逸梅 /215

汪静之 /220

施蛰存 /230

吴盛藻

吴盛藻
字观庄，安徽和州（今和县）人。由拔贡生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擢广西兵道，终山西
河东道副使。著有《天门诗集（六卷）文集（六卷）》。



星月蟠靈異乾坤似贊窠青錢羅絳帳玉句刊鸕坐道接千龜緒文開萬
丈光黑頭持象魏名世奠金湯隻手天何挽丹書累寶芳從來無喜愠早已
致平康事業直伊呂調和軼漢唐漁陽天府地鳳閣錦雲觴幸有蓮華劍重依
七寶床但邀長前拂或可更驩驪持此傾葵意應沾瑞露漿

上高陽李夫子
星源年九月
吳盛藻

貞竄青錢歸
絳帳玉仙

金湯佳手天
河挽丹

和軼漢唐漁
陽天府地

更驕讓持此
傾葵意應

道接千穗緒
文關萬
從來無喜愠
早已

一觴幸有蓮華劍
重依

上高陽李夫子

吳盛藻

望源年允正



吴盛藻	(1609 - ?)	天门奇士称观庄
-----	------------	---------

一

读吴盛藻《天门集》，想起老家的天门山。儿时即闻村东南十里外的江边有西梁山，天朗气清，举目可以远望。犹忆上学时，每值清明时节，方圆数十里的学校，老师率领学生列队举旗，登山扫墓。据说这里曾经发生惨烈的渡江战役，崖壁上的敌军司令部遗址（山洞）、山腰上的战壕依稀可见。老师饱含深情地说，这山，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只是山中并没有映山红，漫山开遍的是白色棠梨花，倒是别有几分诗意。

稍长，读李白《望天门山》一诗，始知天门早已为天下名胜。天门为东、西梁山所构，西梁诸峰在历阳，嵯峨江渚，与对岸博望孤峰（东梁山）遥相峙立，所谓“两岸青山相对出”也。

后来，与友人登临天门，寻访古迹，矾头峭壁处，太白铭刻不见踪影。却于江边巉崖下，寻见文献所称右军“振衣濯足”摩崖石刻，惜仅存三字半，字大约二尺许，漫漶风化，可谓饱经沧桑。尤可欣慰的是，友人于“足”边，除去杂草积尘，“羲之”二字清晰可辨。遂取出拓包、皮宣，将“羲之”



天门山振衣濯足摩崖刻石（昉溪摄）